



小浮生
安宁专栏



安宁,生于泰山脚下,80后作家,出版长篇小说与作品集18部,代表作《蓝颜,红颜》、《聊斋五十狐》、《见喜》等。现为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影视戏剧系副教授。

拍为上策

这样化腐朽为神奇的一张嘴,怕是我说什么,它都能转败为胜、化险为夷吧。

我天生嘴笨,不会说好话给人听,尤其是为了讨好谄媚而无限恭维一个人。所以遇到那些八面玲珑、嘴巴抹油的女子,常会从心底里佩服,想,爹妈为何不给自己生一张能吐莲花的口?不能说点石成金,能化恶俗为神奇也好。如是,我也不必在我的女上司面前,天天战战兢兢、如履薄冰。

记忆最深的,是在一次聚会上碰到的女子。此女几乎见到每一个比自己位高的人,都会无限真诚地上去拍一通马。碰上西装革履的男人,她会说:人逢喜事精神爽,看您一脸的春风荡漾,不知道近段时间有多少桩好事临门呢。若是头发花白的老人,她则亲热地一把抱住人家的胳膊,嚷:看您这身子骨硬朗得,赶上18岁少女呢,今日打扮这么漂亮,是来相亲的吧。而那些时尚骄傲的女子呢,更被她拍得身价翻了倍似的,直接将那视线往高处挑,微笑也从细微的鱼尾纹里汩汩流溢出来。

恰好我就坐在她的左边,而另一个刚刚升职为她的上司的中年女子,则在她的右首。一个热衷八卦,

一个喜好拍马,一个愿听谎言,三个女人,当即上演了一场小剧场的精彩好戏。

此女先从上司的头发赞起。不必说话,只看她视线里层层叠叠的仰慕与惊叹,你会以为她的面前坐着的,定是位光芒四射、万人瞩目的明星,或者美发沙龙里某个刚刚做完美容,起身时艳惊四座的高级白领。她这样看了足足有五分钟,才将那酝酿了许久的一句感叹开闸放出:天哪,韩领班,您这长发柔顺光亮得完全可以代替刘嘉玲去做洗发水广告了耶!我要是星探,非找你做明星不可!

我看此女信誓旦旦一副恨不能即刻变成星探的认真模样,忍不住笑道:韩领班去的哪家美发沙龙啊,介绍我们也去做做?韩领班淡淡一笑:这么忙,我哪有时间去什么美发沙龙做头发,还不是在家里随便用一些护发素,自己养养罢了。此女一听,立刻接过去:韩领班是天生丽质,你看我这一头乱发,去了多少美发沙龙,花了多少钱,都黯淡无光,养不过来了,如

果出门前不费时费力打理一番,简直是羞于见人呢。韩领班的头发,在此女的夸赞里,果真神奇地又添了一层妩媚的光泽。而韩领班,也情不自禁地将额前的一缕头发轻轻一扬,做了个经典的成龙似的POSE。

此女关注的焦点,很快地顺流而下,转移到韩领班的裙子上。我实在没有看出那条黄褐色的直筒裙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,甚至,在这样流光溢彩的场合,它反而因为过于质朴,倒显得有些不合时宜。但此女的口一开,这条裙子,即刻在众人瞩目下,罩上了一层朦胧绚丽的轻纱。用她的话说,这条裙子漂亮到她恨不能立刻自己也买一条来,这样,或许就会拥有领班的高贵气质的十分之一;这样脱俗出尘的裙子,也只有配到韩领班的身上,才能熠熠生辉,尽显它的优雅与尊贵。

韩领班对于这样的称赞,一直很受用地笑纳着,但她浅浅的笑里,却是有一丝丝外人不易察觉的愧疚。三个人在中途去了洗手间,对着镜子补妆的空当,韩领班突然

朝我神秘一笑,道:你猜猜,我这条裙子究竟多少钱买来的?我诧异,想了片刻,试探问道,肯定是很贵的吧?韩领班的脸微微有些红,停了一会儿,待唇上的唇膏干了,才扑哧一声笑道:其实,它是我花30元从夜市上买来的,今天实在找不到可以匹配的裙子,只好穿了它来。

我还没有来得及惊讶,此女便走了过来,马不停蹄地赞道:我说韩领班是天生丽质吧,像你这种身份的人,穿名牌的衣服更显气质尊贵,而朴素的衣服,被你一衬,也立刻就会锦上添花了呢。我们韩领班,那么好的美人坯子,穿什么都一样光彩夺目哦。

我透过镜子,看着韩领班神采奕奕地在此女的陪同下,姿态优雅地走出去,终于放弃了拆台下去的打算,想:这样化腐朽为神奇的一张嘴,怕是我说什么,它都能转败为胜、化险为夷吧。如我之类不会拍马却想拆台的人,在她面前,除了拱手让步、甘拜下风,或者与她一样拍为上策,怕是别无他途。

江湖再见
韩松落专栏



韩松落,西北人,居河北,写专栏,做小说,看电影,用文字使生命纹路繁密,用影像使人生体验增值。

我们是芦苇,青春是风

许多热爱,其实都是重返那种青翠的青春现场的努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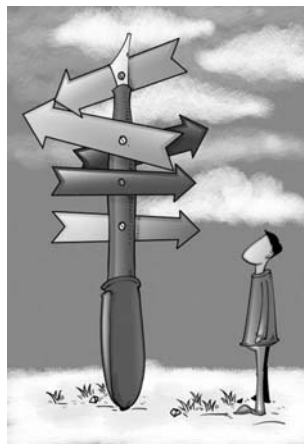
我小腿上的一个微凹的疤痕,和电影有关。

七岁时的夏天,学校组织我们看《大闹天宫》,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和家人之外的人看电影。之前每次和家人看电影,都以昏睡告终,因为那些电影距离一个孩子太远。那时候,吸引我的从来不是电影,而是电影开始前,家人和邻居的奔走相告、讨论、期待,以及有电影的晚上,那顿潦草的晚饭——在上世纪80年代,看电影是一件慎重的大事。

而那天晚上,有《大闹天宫》可看的晚上,我已经知道自己不会睡着,我兴奋过了头,在一群高年级同学面前又说又笑,突然间,也不知是什么念头驱使我,我兴奋地在他们面前跳起,在空中旋转360度,然后落地,落地的时候没有站好,腿磕在露天电影院的水泥凳子上,留下了一个小小的疤痕。

这种兴奋度维持了好多年,三十岁以前,我对电影都保持着这样一种兴奋度。即便在上世纪90年代,只能借助VCD和DVD看到自己想看的电影,那种兴奋依然在,只是变了模样,不会因为外在的激动,再留下什么疤痕。为了借一张碟,我们穿过大半个城市;为了看到市面上较少流传的电影,我们到处寻找刻录片源,一个新兴行业由此出现——刻录电影。从他们提供的影片名录上选出自己要的片子,下定金预订,半个月到一个月后才能拿到刻录碟。

我曾经以为,那是因为那个时候电影少,而别的娱乐形式也并不丰富,因其稀有,因其难得,得以观看前的期待、观看时刻意营造的仪式感、观看后的念念不忘以及文字抒怀来宣示其重要性。但现在我却知道了,年轻时代的一切事物,对我们而言,都



异常浓烈。是那个浓烈的年代,为电影赋予了浓烈的色彩。那时候的我们,像随时会因风起舞的芦苇,而电影、音乐、文字、爱

情,都可以是一阵驱动的风。

所以亦舒说:“恋爱,革命,都必须非常年轻,非常非常年轻。”其实,何止恋爱或者革命呢?所有需要感受力支持的事物,都需要年轻来配合。罗曼·罗兰也有相似的表达:“大半的人在二十岁或三十岁上就死了:一过这个年龄,他们只变成了自己的影子;以后的生命不过是用来模仿自己。”

我们喜欢的其实不是电影。电影对我,对许多因为电影而拥有浓烈记忆的人来说,可能更多是气味、声音、画面的碎片集合,是记忆的通道,是怀念的方式,是想要重返浓烈时代的企图。我无比怀念那些被电影拂过的晚上,也正是带着这点怀念,继续去看电影,希望当屏幕亮起,我还能和当初一样反应强烈。许多热爱,其实都是重返那种青翠的青春现场的努力。

心理红楼
吴克成专栏



吴克成,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。专栏作家。在十几家报刊开有音乐、绘画、摄影、心理专栏若干。著有《迷声——西方流行音乐50家》。

抱一抱

缺乏父母之爱的人相对而言容易在性别认同上出现问题。

“艾滋病”、“同性恋”这两个词平时一般只呆在深闺里,只在每年的12月1日(世界艾滋病日)前后才出现在媒体上,与读者诸君相见欢。打个照面后马上又回转深闺,待来年这个时候再出来与读者诸君续前缘。总之我们跟这两个词的见面次数,约等于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的“七夕会”。

每年这个时候,各大媒体都有类似“关爱艾滋病人”之类的报道,可对艾滋病人的歧视从来没减少。被媒体宣扬为艾滋病高危群体的同性恋此时更成为惊弓之鸟,一则担心自己的某次高危行为会引祸上身,更担心不经意露出狐狸尾巴,让人家抓个正着。虽然《精神卫生法》早把同性恋从“精神病”中一脚踢了出去,且信誓旦旦将其定性为“正常”、“少数人的行为”,虽然现在百花齐放,公众的包容度比以前大幅提高……虽然还有许多的

“虽然”,但真要让戴惯了有色眼镜的人将眼镜束之高阁,谈何容易!所以香港歌手何韵诗前段时间向世人宣布“我是同志”,真的是吃了熊心豹子胆。

由于长期给报纸写西方流行音乐专栏的缘故,我对港台歌手相对也很熟悉,不过对何韵诗知之甚少,只知她是梅艳芳的徒弟,听她说话、看她的打扮很中性,英姿飒爽,女生男相。

女生男相或男生女相的实例自古就有,不足为奇,尤其是男生女相——中国由男权统治了五千年,但传统典籍里的男子若没有一点女相,永远都不配叫帅哥。《红楼梦》里这样描写帅哥贾宝玉:“面若中秋之月,色如春晓之花,鬓若刀裁,眉如墨画,面如桃瓣,目若秋波……”他倾慕的帅哥秦钟是这个样子:“眉清目秀,粉面朱唇,身材俊俏,举止风流……羞羞怯怯,有

女儿之态。”

这正暗合了西洋人——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的理论。荣格认为:任何人的内心里都寓居着一个异性的灵魂。他把男人心中的女人特性叫“阿尼玛”,它是男性无意识中的女性补偿因素。男人身上具有女性特征或女性基因,它始终存在于男人身上,一般情况下既不呈现,也不消失。同样,女人心中也居住着一个男人的灵魂,荣格把它叫做“阿尼姆斯”,是女性无意识中的男性补偿因素……如果男孩子或女孩子在性别认同上出现了问题,“阿尼玛”和“阿尼姆斯”就会蠢蠢欲动,此时呈现出来的就是男生女相或女生男相。

缺乏父母之爱的人相对而言容易在性别认同上出现问题。比如一个男孩子如果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他想要的爱——缺失就会寻求补偿——没人爱他他只有自爱,

稍微严重些他就会以自慰作为安抚自己情感的手段,再严重的话就会找个和自己同质的人发生关系,以寻求缺失的爱。所以除了大自然的选择(天生的,由基因决定的),这也是同性恋的成因之一。

中国的父母吝于表达爱(还有很多的父母以为给了孩子很多的爱,可惜他们给予的,不一定是孩子想要的),心里明明爱着,脸也要板起来,有时还会施辣手,怕给他们点阳光他们就灿烂,认为“严师出高徒”、“不打不成器”。也许有些孩子会被打成器,可是他们心里的裂缝,谁能看见?所以,请父母们一定要经常抚触自己的孩子,摸一摸、抱一抱。如果一个孩子从同性恋父母那里得到了他想要的爱,他就没有必要再去从同性恋那里寻求补偿,或许,成为同性恋的机会就会降低,就不用遭人白眼,一生痛苦。